



书名的困扰

◎桑农

许多年前,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一个小册子,作者黄裳,书名《彩色的花雨》。出于好奇,便抽出来翻了一下,原来是一本“京剧故事集”。

黄裳早先写过《旧戏新谈》,用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改写传统折子戏,并不出乎意外。我当时不解的是,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不知所云的书名。“花雨”一词,除自然意象之外,还有佛教典故,可这些与京剧故事有什么关系呢?随后读到有篇文章里说,这个书名有语病,前三字属于赘疣,“花雨”必定是“彩色的”,无须重复;我更是诧异,黄裳何以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?近日,朋友送我一套《黄裳文集》,闲时翻阅,偶见《震俗》一文,其中涉及此书取名的问题。

这本书原是应新世界出版社之约而写,旨在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戏曲故事,完稿后被译成英文,于一九八五年出版,书名 Tales from Peking Opera。该书大约是当年“外宣工作”的一项任务,类似于今天所谓“中华学术外译项目”,只是书上未见任何有关译者的信息。是一个人翻译的,还是集体翻译的?具体情况不详。

英文本问世不久,中文原稿被友人拿到刊物上连载,并介绍出版单行本。最初用的书名就是根据英文直译的《京剧的故事》。据说已经排校完毕,因为书名不够吸引眼球,订数奇少,终于没有能够印出。过了一年,书稿转到另一家出版社,黄裳将书名改为《写在舞台边上》,不料订数仍然不足。怎么办呢?《震俗》一文里说:“书店来和我商量,换一个漂亮的,不,浓艳而有刺激性的名字再去试试看。这可真是个难题,苦思苦想都毫无办法,最后还是由编辑部代取了一个,曾在电话中得到通知,听过也就忘记,反正书中没有出现‘艳尸’之类的字样,也只索性由他去了。”——这便是《彩色的花雨》这一令人费解的书名的由来。

黄裳对这个书名是不满意的。后来,这本“京剧故事集”收入《黄裳文集》时,所用的总题是《写在舞台边上》,算是恢复了他自己曾经拟用的书名。这一短语句式,显然是借鉴了钱锺书的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而其英文本的书名,也是套用了兰姆姐弟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,即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,林纾译作《吟边燕语》。有意思的是,黄裳《震俗》一文的“震俗”二字,正是转引当年《小说月报》编者推介林纾的用语。所谓“艳尸”之类,即让少年钱锺书读得惊心动魄的林译小说《三千年艳尸记》。

黄裳晚年修订再版《彩色的花雨》,又将书名改为《纸上蹁跹》。这次不知道是他自己的意思,还是编辑的建议?不管怎样,都可以看出,他一直为这本书的取名所困扰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林白

作家,著有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等。



林白书房 林白老师说“书房是作家最私密的写作空间”,但为了支持我的“画书房”行动,还是发来书房里的书桌一角,本子上也许是正在创作的小说手稿。



现世安稳

◎郑伯克

以前读过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。因为当时我所爱的是张爱玲,止庵说过,“张迷大都讨厌胡兰成”,故未能够免俗。而且胡兰成的婉媚清甜,相较于张爱玲的苍凉淡漠,我似乎更习惯于后者。于是,我对胡兰成不惟废人且废言了。当然,所谓的废言也只是绝大多数而已,我对他在《民国女子》一章写的“愿使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”一句就很流连。本来,对于“临水照花人”之语也甚倾倒,觉得真是精妙极了,能够将张爱玲描摹得贴切而淋漓的,除此已无别矣,而我却又时常地体味出慧业文人的轻佻气来,以为不如“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”的温婉而和淡。此后但凡见着《今生今世》重版,只为着那句话,必再购藏一册,且将《民国女子》重读数次,仍觉得那句话是真的好,我曾去对一名旧友说了。旧友却说,“这抄自佛经的文字自然是顶好的”,经他指点,随后也确实在《法华经》之中找到“现世安稳”原文。虽说渊源有自,但能够将古人成语凑泊出新意兼深义的,除了陈寅恪而外,倒可算上胡兰成的。

陈寅恪的“同窗恩恩廿八秋,也同欢乐也同愁”,是脱自韦庄的“六七年来春又秋,也同欢笑也同愁”。但据私见看来,陈寅恪诗太沉郁了,常使人觉知出压抑。我终究是极慕安逸闲淡的生活,玉壶买春,茆屋听雨,青蝇校书,红袖添香,实在是可令人终老于此间的。哪怕于我而言,静好岁月,安稳现世,只是奢望。然而小时候过生日,总会去许下个神秘的愿望,因知上帝或诸神是可襄助庇佑的,倒也觉得美足。等到逐渐老去,已识破了上帝或诸神的真面目,愿望就失落了凭倚,故不再欣悦地去许愿了,何况我也更清楚了,但凡不能实现的才被称作愿望。可是,生日年年在过,愿望年年在许,虽然知其不能实现,却偶尔地“意淫”一下,反倒可得着些隐微而真切的慰安的。



无量寺之虎

苏枕书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是作者近年的随笔结集,归集为上、下两篇。上篇《却顾来时路》,落笔的重心大都在故乡、植物和饮食,满溢了思乡、怀故之情;下篇《惆怅远行人》,着力于井上靖、长泽芦雪等人,目送他们在寻觅与对照中,一次次踏上命运的旅途。

《经典常谈》注释说解本

朱自清著 萧桓注释 刘勃说解
新星出版社

1942年,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朱自清,于战乱中写下普及经典文化的《经典常谈》,以冲淡夷旷之笔触梳理“经史子集”之源流。如今,文史作家刘勃结合中学生阅读习惯,编著注释解读本,用趣味视角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。



埃隆·马斯克传

[美]沃尔特·艾萨克森著
孙思远、刘家琦译
中信出版集团

两年来,艾萨克森形影不离地跟访马斯克,参加他大大小小的会议,与他一起走访工厂,深度采访了他本人,以及他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前妻和对手。艾萨克森揭开了马斯克内幕故事的面纱,其中有荡气回肠的胜利,也有跌宕起伏的乱局,令人拍案称奇……

特勒的恶魔: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

[美]埃里克·柯兰德著 张立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本书是第一本全面论及纳粹的超自然想象的历史著作,埃里克·柯兰德揭示了第三帝国与超自然思想的复杂关系。即便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如此冷静、学术的处理,可每一页都揭示了比小说更离奇的真相,令人大开眼界。

第一眼就迷上了这些旧书

◎南北

住在纽约的女作家海莲·汉芙偶尔看到一份广告,便寄信到伦敦一家二手书店,邮购几种她想看的旧书。此后,她乐此不疲,邮件往来,断断续续,长达二十年之久。她购买的大多是英国文学名著,以散文作品为主,也有少量诗集和一两部小说。有些书在当地的书店或图书馆里不难找到,可她都看不上眼。而那些跨越大西洋、送货上门的旧书,却常常让她惊艳,让她爱不释手。

我读汉美的通信集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,特别关注购书者拆开邮包时的第一反应。还没有开始阅读,她就已兴奋不已了。托克维尔的《美洲见闻录》,“实在不能算是‘二手书’,连书页都还未裁开哩”。斯蒂文森的《致少男少女》“真是漂亮,细致的皮装封面和米黄色的厚实内页,光抚摸着就教人打心里头舒服”。纽曼的《大学论》是首版书,“它那光可鉴人的皮装封面,古雅的



烫金书名,秀丽的印刷铅字,打出生起我从没见过这么标致的书”。《爱书人文选》有“镶金边的皮面、上金漆的上书口”,《伊丽莎白时期诗选》则是“三边的页缘都上金”。沃尔顿《垂钓者言》里的木刻版画“太棒了”,而斯特恩《项狄传》的插图“简直美得令人销魂”。

董桥有一篇散文,标题为《最后,迷的是装帧》;汉芙却是第一眼就迷上了这些旧书的装帧。